



唠嗑是块糖

人到中年突然开窍：孝顺这事儿，压根不是比拼谁给的红包更厚、谁买的保健品更贵。那些堆在墙角的按摩椅、塞满冰箱的进口水果，在老妈眼里，可能还不如十分钟的东拉西扯来得贴心。原来最实在的孝顺，是陪她把家长里短聊成岁月长歌，让沉默的时光都沾染上烟火气的热闹。

父亲走后的那几年，老妈像被按下了静音键。从前饭桌上那个爱讲邻里趣事、总叮嘱我们添衣的老太太，变得对着电视能呆坐一下午，眼神空空的，像丢了魂儿。我和妹妹轮番上阵劝她搬来同住，承诺给她阳光最好的卧室，保证每天有热饭热菜。可老妈把头摇得像拨浪鼓，笑得一脸“固执”：“你们的家是你们的，我这老房子才是我的根。灶台上还留着你爸炒辣椒的油烟味，阳台花盆里有他亲手栽的月季，守着这儿，就像他没走远。”

这话像根细针，轻轻戳中了我心底最软的地方。原来老妈守着的不是四面墙，是和父亲一辈子的回忆。那些刻在瓷砖缝里的烟火气、挂在门后褪色的围裙、抽屉里泛黄的老照片，都是她心灵的铠甲。我们不再强求，转而解锁了“常回家唠嗑”模式。毕竟，陪伴不是强行改变她的生活，而是融入她的时光。

每个周末的清晨，我都迎着朝阳往老妈家赶。还没到楼下，就能闻到一股熟悉的香味，不是山珍海味，可能是她烙的葱花饼，或是炖得软烂的排骨汤。推开门，准能看见老妈系着蓝布围裙，在厨房里忙得团团转，额头上渗着细密的汗珠，嘴角却扬得老高：“来得正好，刚出锅的饼还热乎着呢。”那一刻，时光仿佛倒流回小时候，我背着书包冲进家门，喊一声“妈”，就能闻到满屋子的饭菜香，所有的疲惫都烟消云散。

饭桌上，唠嗑大会正式开场。我像个汇报工作的小学生，把单位里的趣事一股脑倒出来：“妈，我们办公室新来的小姑娘可逗了……笑得我们直不起腰”“今天路上看见一只小狗，跟你之前养的大黄长得一模一样……”。老妈听得津津有味，时不时插一句：“你们年轻人上班也挺不容易，别总熬夜”“大黄要是还在，肯定也能长这么胖，它当年可馋了。”

聊着聊着，话题就会拐到父亲身上。老妈会翻出压在抽屉里的老相册，指着照片里意气风发的父亲，眼里闪着光：“你爸年轻的时候可帅了，追我的时候，天天在我单位门口等，手里还攥着一把野花”“有一次你发高烧，你爸背着你跑了3公里去医院，回来鞋都磕破了，还嘴硬说没事儿。”她娓娓讲来，时而笑出声，时而抹眼角，那些尘封的往事在聊天中变得鲜活起来。我静静地听着，偶尔补充几句，仿佛父亲也坐在我们身边，一起分享着这些温暖的回忆。

老妈大部分时间聊的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：张家的孙子又考了第一名，李家的阿姨跳广场舞得了奖，楼下的超市又

在打折。可她聊得认真，我听得专注。我渐渐发现，老妈要的不是我能帮她解决什么难题，而是有人愿意听她说话，有人愿意分享她的喜怒哀乐。那些看似琐碎的聊天，就像一把温柔的梳子，梳开了她心底的孤独，让她的脸上重新有了笑容。

有一次我加班晚了，没来得及给老妈打电话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刚进门，就看见老妈坐在沙发上，眼神里满是担忧：“你昨天没打电话，我一晚上没睡好，怕你出什么事。”我心里一阵愧疚，连忙解释。那天我们聊了很久，从工作聊到生活，从过去聊到未来。临走时，老妈塞给我一袋子她亲手做的酱菜：“带着上班，下饭。”看着她布满皱纹的手，我突然明白，陪伴是相互的，我在陪伴老妈的同时，也得到了心灵的慰藉。

如今，陪老妈唠嗑成了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事。无论是周末的长谈，还是每天睡前的十分钟电话，那些看似平淡的聊天，都成了我们之间最珍贵的情感纽带。老妈的话里，有岁月的智慧，有生活的真谛，更有浓浓的母爱。在这些聊天中，我学会了珍惜，学会了感恩，也学会了如何去爱。

人到中年才懂得，孝顺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，也不是一份昂贵的礼物。它藏在每一次耐心的倾听里，藏在每一次真诚的分享里，藏在那些看似平凡却充满温情的聊天里，它是甜在父母心窝的一块糖。愿我们都能放慢脚步，多陪陪父母，把聊天编织成最温暖的陪伴，让他们在岁月的长河中，不再感到孤独。毕竟，对于父母来说，最好的孝顺，就是有人愿意陪他们唠嗑，直到岁月慢慢老去。卜庆萍

穿越城市来看我

母亲第一次站在广州地铁站里，眼神有些恍惚。川流不息的人群从她身边掠过，她下意识地往我身边靠了靠，像许多年前我初上学时紧挨着她的模样。

“你教我怎么坐地铁，”她说，“下次我自己去你单位找你，不耽误你工作。”

我这才意识到，这个在我眼里再寻常不过的交通工具，于她而言竟是陌生的。她一直生活在县城里，出远门基本都是坐长途汽车。如今为了不给我添麻烦，她主动要学习如何坐地铁。

从买票开始教起，我示范着在自动售票机上的操作，她的脸几乎要贴到屏幕上，眼睛眯成一条缝。“先选线路，再选站点……”我话音未落，她已经从口袋里掏出老花镜，又摸出一个小本子。“你慢点说，我记一下。”那双布满老茧的手，曾经熟练地穿针引线、腌制菜干，此刻却略显笨拙地握着笔，一笔一画地记下“3号线—体育西路—转1号线”。

我教她用手机扫码进站。她学得极认真，每个步骤都要重复好几遍。“这个二维码会不会突然消失？”“手机没电了怎么办？”她的问题一个接一个，像个刚入学的小学生。我忽然想起小时候她教我系鞋带，也是这样不厌其烦，一遍又一遍。

真正进到站台，她被呼啸而来的列车吓了一跳，下意识抓住了我的手臂。车厢门打开，人潮推着我们将往里走。我护着她找了个角落站好后，她这才松了口气，却还紧紧攥着那个记满笔记的小本子。

“下一站是体育西路，”我提醒她，“我们要在这里换乘。”她立刻紧张起来，踮起脚望向车门上方的线路图。“记住了，3号线转1号线。”她喃喃自语，像是要把这句话刻进心里。

第二次实践时，她坚持要独自操作。我看见她在售票机前研究了很久，掏出现金时手有些发抖。好不容易买到票，过闸机时又把票贴错了位置。后面有人不耐烦地咂嘴，她显得更慌乱了。我站在不远处，强忍着不上前帮忙——这是她必须要跨越的一步。当她终于成功通过闸机，回头看我时，如释重负地笑了。那一刻，我仿佛看见多年前我学会骑自行车时，她在身后同样欣慰的笑容。

第三天，她真的要独自出发了。前一天晚上，她把那个小本子反复看了又看，嘴里念念有词：“3号线、体育西路、1号线、公园前……”清晨送我出门时，她故作轻松：“放心，我都记牢了。”

一整个上午，我都在担心。手机就放在手边，生怕错过她的电话。十一点多，母亲的电话响了，不是问怎么换乘，而是一句“我到了。”母亲说得平静，可微微颤抖的声音出卖了她激动的情绪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这一路上她坐反了一次，在体育西路站迷了路，是靠不断问工作人员才找到正确的站台。可这些曲折，她只字未提，说话间把从家带来的保温盒打开——里面是她起大早炖的汤。“趁热喝。”她说，语气平常得仿佛这一路的颠簸都不值得一提。那个午后，我和母亲待在单位旁边的公园里，母亲安静地坐在旁边的椅子上，看着我喝汤喝完。这两小时的地铁旅程，对她来说不是简单的换乘移动，而是一位母亲如何穿越陌生的城市、准确无误地找到她的孩子的过程。

从那天起，母亲每次来广州都会坐地铁来看我。她不再需要小本子了，甚至学会了看电子站牌，懂得了避开高峰时段。有时下班走出大楼，会看见她早已等在那里，手里提着家乡味的吃食。我们并肩走向地铁站，她偶尔会指着某个出口说：“从这边走近些。”语气里带着小小的自豪。

这座城市的地下脉络纵横交错，曾经是她的困境，如今却成了她表达爱的路径。詹阳



我的星期二，开满了花

啊。我几乎没有犹豫，当即就报了名。

第一次去上课，我心里还有些打鼓。一进教室，那股清冽的草木香就让我整个人都放松了下来。教室里坐满了和我年纪相仿的姐妹们，大家叽叽喳喳，像一群要去春游的小学生。我们的老师是个温柔干练的中年女性，她笑着说：“欢迎各位‘花仙子’来到我们的花园！”

第一堂课，我们从认识花材开始。玫瑰、康乃馨、百合、桔梗……那些我只在花店里见过名字的花，此刻就静静地放在我的面前。老师教我们如何修剪花枝，如何使用花艺刀，如何让一朵花以最美的角度绽放。我握着那把小小的花艺刀，手还有些抖，生怕弄疼了那些娇嫩的生命。当第一枝玫瑰在我的手中被斜斜地剪下，插入湿漉漉的花泥时，我感觉自己像正在创造世界的女娲，充满了神圣的喜悦。

最神奇的时刻是看着一堆零散的花材，在自己的手中慢慢变成一个完整的作品。一开始，我总是手忙脚乱，不是高了就是矮了，颜色搭配也俗气得很。旁边的李姐会凑过来指点：“哎，你把这枝满天星往旁边挪挪，留点空隙，才透气嘛！”老师也会走过来：“别怕，插花没有对错，只有你喜不喜欢。”慢慢地，我找到了感觉。我学会了用绿叶做衬托，用小花朵做点缀，懂得了什么叫“高低错落”，什么叫“疏密有致”。

我的第一个作品，现在想起来还有些滑稽，几支康乃馨被我插得像排队做操。可当我把它捧回家时，老伴儿眼睛都亮了，一个劲儿地拿出手机拍照，还发到了家庭群里，配文：“老伴儿的大作。”那一刻，我心里美滋滋的，比年轻时拿到

先进工作者奖状还自豪。

从那以后，我的星期二就彻底变了样。每到周二，我早早就起床，精心打扮一番，带着期待的心情去上课。下课了，我捧着自己的“战利品”回家。我的家，也彻底变了样。客厅的茶几上，卧室的床头柜，甚至窗台上，都放置着我亲手插的花。它们或许没有花店里的精致，却带着我的温度和心血。家里成了一个流动的、有生命的花园。

我不再觉得日子难熬了。我会在网上看各种插花视频，研究不同花的花语；我会和班上的姐妹们约着去逛花市，为一枝特别的花材而兴奋半天；我的手机相册里，存满了我的作品，每一张都标注了日期和花材。我这个年纪，还能像个小学生一样，一笔一划地记笔记，为了一个小小的进步而手舞足蹈，这种感觉真好。

老伴儿常说，我退休后比上班时还忙。是啊，我是忙，忙着学习，忙着创造，忙着把生活过成自己喜欢的样子。谁说退休了就只能在家带孙子、跳广场舞？我们也可以有自己的追求，自己的“事业”。在老年大学，我不仅圆了伺弄花草的梦，更重要的是，我找回了那个对生活充满热情的自己。

前几天，我用几枝枯干的莲蓬和几片银杏叶，插了一个颇有禅意的作品。我给它取名叫“秋韵”。看着它，我忽然明白，人就像这花，有盛放的青春，也有凋零的暮年。但即使在生命的秋天，我们依然可以用智慧和双手，创造出别样的美丽。我的花园不在阳台，它在我的心里，在我的每一个星期二里，永远开满了花。苏应纯